

随书附赠原著完整电影VCD

娜娜

Na Na

[法] 左拉



中国致公出版社

• 永久记忆册 • 世界名著系列 •

娜 娜

〔法〕左拉 林晓妮 陈淑真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娜娜/(法)左拉(Zoal, E.)著;杜珍妮,陈淑真译. - 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 2003. 2

(永久记忆版世界文学名著文库. 第1辑)

ISBN 7-80179-115-0

I. 娜… II. ①左…②杜…③陈… III. 长篇小说 - 法国 - 近代 IV. I565.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002294 号

娜 娜

译 者:杜珍妮 陈淑真

责任编辑:岳 珍

出版发行:中国致公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4号 电话 66168543 邮编 100810)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市燕山印刷厂

开 本:850 × 1168 1/32

印 张:253.75

字 数:6878 千字

版 次:2003 年 2 月第 1 版 2003 年 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 数:1 - 2000 册

ISBN 7-80179-115-0/I·001

定价:380.00 元(全二十三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导 读

爱弥尔·左拉(Emile Zola,一八四〇~一九〇二),是继巴尔扎克之后,法国十九世纪最杰出的文学家。他出生在巴黎一个工程师家庭。父亲原籍意大利,母亲名艾米丽奥蕾丽。左拉小时候,父亲正主持修建普罗旺斯——爱柯斯运河,这是左拉金色的童年。然而好景不长,父亲在左拉七岁时便去世了,左拉开始跟着母亲体验生活的贫困和辛酸。一八五八年末左拉中学毕业来到巴黎谋生,但“尽管我跑得飞快,工作比我逃得更快”,人们对这个毫无背景的青年报以冷眼。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左拉坚持学习写作,而且在作品中充满了浪漫主义的激情。一八六二年,左拉开始在一家出版社工作。一八六四年,出版了自己的处女作《给妮侬的故事》。此后,写作成了左拉一发不可收的终生事业。

一八六八年,左拉逐渐形成了自然主义的文学观和创作风格而终于远离了早先习作的浪漫色彩。同时,他决心写一部像巴尔扎克《人间喜剧》那种规模的“第二帝国时代一个家族的自然史和社会史”,这就是左拉著名的《卢贡·马卡尔家族》。这个作品共有二十部,左拉花了二十三年时间才完成。它“通过事实和情感描绘出整个社会时期,并通过风俗和事件的千万个细节把它再现出来”。全书描写了约一千二百个人物,为法国乃至世界文学史都增添了辉煌的一页。在此期间,他对广大下层劳动人民尤其是工人阶级有了深刻的了解和同情。他还结识了屠格涅夫,担任了彼得堡出版社的通讯员,并写下了许多阐述自然主义文学观的理论作品。

一八九四年,法国发生了著名的“德雷福斯事件”。左拉于一

八九七年了解有关情况后,连续发表文章揭谎言明真相,并以《我控诉》为题发表了致总统的公开信,控诉当局颠倒是非践踏公理,结果被迫流亡伦敦。在这重大的政治事件中,左拉的维护正义的英勇表现,被誉为“人类良心显示的一刻”。这证明左拉不仅是个作家,还是个勇敢的战士。

流亡期间,左拉开始创作《四福音书》。其间,德雷福斯事件真相日趋明了,法院推翻了原判而开始重新审理,左拉也立即从伦敦回到巴黎,准备为此做进一步的斗争。这个案件的最后了结是在一九〇六年,此时左拉早已于一九〇二年九月二十九日因煤气中毒而谢世了。在他的葬礼上,人们高度赞扬他的创作和斗争;群众则一遍遍高呼着“萌芽,萌芽”。一九〇八年六月,法国政府为左拉重又进行隆重的国葬,将其骨灰从蒙马特尔公墓转移到伟人公墓。这是法国人民对这位伟大作家、为真理而战斗的英勇斗士的盖棺论定。

左拉注定是个有争议的作家。他的第一个短篇《穷人的妹妹》因太富革命性而遭拒绝出版;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柯劳德的忏悔》被认为有伤风化而引起官方对左拉本人的注意,甚至抄检了他的办公室,导致他砸了饭碗;他的第一部轰动作品《小酒店》又引起了更大麻烦;而继《小酒店》之后,一八八〇年问世的《娜娜》引起的反响更为强烈。

持保守思想的人们认为这是作者继《小酒店》之后又一部有伤风化的作品,一部淫秽的作品,官方也对此下了查禁令,只是由于发行量太大只好查而不禁。许多人责骂左拉是个以写色情为乐的无耻文人,评论也认为作品“既不真实又无任何新颖之处”,娜娜是个轻佻女人,“同生活和自然毫无关联”。左拉却坚决地宣称他“有权说出各人所做的一切,”他痛恨那躲在阴暗角落大谈各种荒淫无耻的事,而对那些公开揭露阴暗的人却假装愤怒故作正经的伪君子。由于作品大量涉及法国社会的上层人物、上流社会,因此一班“正人君子”不能容忍它。认为左拉在色情之外别有影射。对此左拉的回答是“小说家不应只满足做一个辑录现象的观察家,而应当

做一个公正的实验员”，他坚持以自己的方法去分析揭露这个世界。即使在左拉去世之后，人们在对《娜娜》的研究中，仍然有观点认为这部作品具体表现淫欲和肉感，描写细腻，语言粗俗，这种“紧盯着女性裸体的窥视者的目光”，本不适宜在文学作品中如此大量地出现，而为左拉辩护的评论家则认为由于客观社会确实存在着“娜娜”，所以左拉的《娜娜》就无法避开色情问题，左拉有权把这些反映在作品里。而且左拉本不是色情场中人，他调动他的积累和利用了自己的智慧来创作《娜娜》，谈不上淫秽。

《娜娜》对娼妓生活的大胆描写，使它在许多地方受到查禁。罗马教廷的禁书目录早在一八九四年就将之列入其中，左拉的其它作品也无一幸免地全为教廷所禁。此外，英国、俄国等都曾先后禁止过它的发行。面对当时俄国读者对左拉自然主义手法的非议，出版当局还专门声明他们发表左拉作品，但并不赞成左拉的自然主义文学观。左拉却执著地我行我素，坚持以自然主义创作手法继续写作《卢贡·马卡尔家族》。正如莫泊桑所说：“他爱表现具有挑战性的裸露的真实，明知会激怒读者却坚持这样做。他要让读者学会消化这些丑恶，而不再恶心。”

第一章

晚上九时，游艺剧院的大厅依然观众寥寥，在楼厅与正厅前座，分枝吊灯半明半灭，厅里光线幽暗，几个等着开场的观众隐没在石榴红丝绒面的座椅里。猩红的布幕在阴影下恍若一大块红渍。舞台上没有一丝儿声响，脚灯也熄灭了，乐师的乐谱架横七竖八。但在剧院的四楼两廊座位，天花板圆顶的四周，传来连续不断的叫喊声、笑声、喧哗声。一层层的男女观众戴着女帽或工人帽，坐在镀金框架的大圆窗下面。天花板绘着在天空飞翔的裸体女人和孩子，在煤气灯下变成了绿色。场内不时出现一位女检票员，手持戏票，领着重在她前面的先生和太太，急匆匆地带到座位上。先生穿着晚礼服，太太苗条瘦弱，腰身笔直，眼波缓缓地四处转悠。

两个年青人出现在正厅前座。他们一直站着，四处张望。

“埃克托尔，我跟你说明什么来着？”年长的那个大声嚷，他高个儿，留小黑胡子，“我们来得太早了，你该让我抽完雪茄才来的。”

女检票员正经过他们身旁。她热情地说：

“啊，福什里先生，还有半个钟头才开场呢。”

“那为什么他们的海报说九点开场呢？”埃克托尔嘟哝道，瘦长的脸上露出愠意，“就在今儿早上，戏里担任角色的克拉莉丝还跟我赌咒，说是准八点整开场呢。”

他们两个沉默有顷，抬起头用眼睛搜索黑魑魑的包厢。包厢糊着绿纸，更暗了几分。楼座下面的包厢，完全没入漆黑之中。楼厅的包厢里，只有一位胖太太扶靠在蒙着丝绒的栏杆上面。舞台两旁的高柱子之间的左右包厢，悬垂着长流苏的彩饰，此时亦阒无一人。白色、金色的大厅，用嫩绿色做装饰，在大水晶吊灯不大的火苗照射下，色泽更淡，像洒了微尘。

“你给露茜买了这边包厢的票没有？”埃克托尔问。

“买了，”另一个答道，“还真不容易呢……啊，不用担心，露茜

不会早到的！”

他控制住一个呵欠，沉默片刻，又说：

“你算走运，你还没见识过首场演出呢……《金发维纳斯》一定会成为今年轰动一时的大事，半年来它可成了热门话题。呀，我亲爱的，它是音乐！够刺激！……波尔德那夫精明得很，他真懂生意经，留下这场戏在万国博览会期间才上演！”

埃克托尔虔诚地恭听表兄的议论，他提出一个问题：

“娜娜呢，就是演维纳斯的那颗新星，你认识她吗？”

“瞧，你又来了！”福什里双臂朝天举起，大声说，“打今早起，大伙儿都拿娜娜烦我，我遇见的人不下二十个，这个问娜娜，那个也问娜娜，我知道吗？我认识巴黎所有的婊子吗？……娜娜是波尔德那夫创造出来的偶像，一定是个天生尤物！”

他平静下来。但那剧场的空寂，吊灯昏暗的光线，教堂般的肃穆，楼上嗡嗡的噪音，呼呼嘭嘭的关门之声，都令他烦躁不耐。

“不行，”他突然说，“在这里呆下去，头发都要变白了。我得出去……他们也许在楼下找得着波尔德那夫，他会把详细情况告诉我们的。”

检票处设在剧院楼下，铺大理石地板的高大的前厅里。观众已开始进场。从敞开的三道铁栅门可以看见外面繁华热闹的林荫大道，在四月的美丽夜色里，只见人头攒动，灯光璀璨。载着观众的车辆，轮声不绝于耳，在戏院的门前“嘎”地停住，车门“吱呀”又再关上。观众攒三聚五地进入剧院，在检票处停下来，然后再登上前厅尽头处的两排楼梯，女士们款摆腰肢，缓缓挪步。前厅点缀了不多的帝政时代的装饰品，颇像纸板搭糊的圣殿的列柱廊，光秃秃的灰白墙壁上贴着巨幅黄色海报，上面用巨大的黑体字赫然写着娜娜的名字，在耀眼的煤气灯光下格外抢眼。不少先生驻足观看海报，有些则站着聊天，堵住剧场的人口。靠近售票处，只见一个大块头汉子，宽脸膛，剃光的下巴，正大声与缠着要票的几个人周旋。

“他就是波尔德那夫。”福什里边下楼梯边说。

波尔德那夫经理也瞥见福什里，他远远地冲福什里嚷叫：“好呀，你可真守信用，你就是这样子给我写专栏文章的呀，今早我翻开《费加罗报》，一个字也没见到！”

“你等等嘛！”福什里回答，“要吹捧你的娜娜，我总得了解她的情况才行吧，再说，我并没有许诺你什么。”

然后，为了不提这回事，他向经理介绍他的表弟。这位青年名叫埃克托尔·德·拉法卢瓦斯，是来巴黎求学的。经理朝小伙子打量了一下，而埃克托尔却诚惶诚恐地审视他。原来此人便是波尔德那夫，这位把女人当猴子耍的人，对待女人如同狱卒监禁囚犯的人。这位满脑子广告绝招的人，动辄张口吐唾沫，大叫大嚷，拍大腿。在这种场合，埃克托尔认为该客套几句。

“您的剧院……”他说，他的声音像笛声。

波尔德那夫是个直来直去的汉子，满不在乎就吐出句粗话，打断埃克托尔的话头，说：“你干脆称它为我的妓院得了。”

福什里一笑，表示赞同。埃克托尔的恭维词藻只好堵在喉咙里，颇有点狼狈，却也装出欣赏这句话的样子。经理这时向一位戏剧评论家奔去，握手寒暄，那个人的专栏是很有影响力的。等经理转身回来，埃克托尔已恢复常态，他唯恐自己的窘态被人笑话，笑话他老土。

“听说，”他搜索枯肠，要寻句话说说，“娜娜有一副金嗓子。”

“她！”经理耸耸肩，嚷道，“是一个真正的喷射器！”

埃克托尔赶快补充：“还说她是出色的女演员！”

“她！……一团肉！到了台上，连手脚都不知往哪儿放！”

埃克托尔脸上微微一红。他给经理闹糊涂了，结结巴巴地说：“无论如何，我不会错过今晚的首场演出，我知道您的剧院……”

“叫它作妓院，”波尔德那夫又打断他的话，那股儿犟劲是一向自信的人特有的。

福什里正专注地盯着进场的妇女，看见表弟瞠目结舌的呆相，又好气又好笑，便过来解围，“你就顺着他的意思叫好了——既然他愿意你叫他的剧院是什么，你尽管这么叫得啦……你哪，我亲爱

的，”他转向经理，“也别对我们胡吹了，你的娜娜既不会唱又不会演，你准要砸锅的，没别的下场啦。我最担心的就是这个。”

“砸锅！砸锅！”经理的脸涨得通红，“一个女人难道非要会演会唱才行？啊，亲爱的，你太傻喽，娜娜自然有别的本事！这本事足以抵得上别的本事。我嗅出来了，这个本事她大着呐，如果我嗅错了，我就是笨蛋。你瞧吧，瞧吧，只要她一登台，全场的人准会张开嘴巴伸出舌头的。”

他举起粗大的双手——因激动而发抖的双手，他压低嗓门，宽慰地自语：“错不了，她将来一定了不起的，嘿，一个骚货！骚货！”

经不住福什里的盘诘：他答应提供详细的情况。他出言粗俗，埃克托尔听了觉得刺耳。波尔德那夫认识娜娜，他要捧红她，刚好他正缺少一个扮爱神的演员，而他从来不耐烦花费太多的时间去训练一个女人，他要立即把她捧成红角。但自从这个丰满的女人插足他的戏班，却也添了不少麻烦。他原有一个红星萝丝·米依，演戏天分高，歌喉也妙曼，看见新来的对手心里很气恼，终日以辞职威胁他。还有呢，我的天！为了海报上面的排名先后，竟闹了个沸反盈天！最后他决定把两个女演员的名字，用同样大小的字体这才了事。他绝不允许她们烦他，不管哪个小娘们——他是这样称呼他的女戏子的，西蒙娜也罢，克拉莉丝也罢，谁敢不听他的话，他就在她们的屁股上猛踹一脚。不这样，没法子活下去。他拿她们卖钱，也知道这些贱货值几个子儿！

“嘘！”他把话锋一转，“米依和斯特涅来了，他们总是形影相随啊。你知道，斯特涅开始嫌弃萝丝了，她的丈夫米依生怕她溜了，寸步不离地跟着她。”

剧院的飞檐上装了一排煤气灯，向人行道上射出一片强烈的光辉。两行小树被照得枝叶分明，格外浓绿。小柱子也被灯光照得白晃晃地，贴在柱子上的海报，如同白昼看到的那样清楚。

灯光照不到的马路，此时夜色深沉，只有稀稀落落地点缀着的几点灯光。隐约可见络绎不绝的人向剧院走来。许多男人没有马上进场，先站在外边聊天，抽完雪茄。灯光在他们身上洒了一层灰

白，在柏油路面投下缩短了的黑影。

米依从人群中挤着过来，胳膊下挟着银行家斯特涅。米依是条彪形大汉，有如街头卖艺大力士的方型脑袋，而斯特涅却是个大腹便便，脸庞滚圆，留着一络灰白络腮胡子的小个子。

波尔德那夫对银行家说：“嗨，昨天你在我的办公室遇到的就是她。”

“哦！是她！”斯特涅嚷，“我昨天也猜到几分，只是她进来时我正走出去，只打了个照面。”

米依半闭着眼听着，很是烦躁，只管旋转手指上的大钻戒。他明白他们说的是娜娜。波尔德那夫描绘他新捧的红角，燃起了银行家眼中的邪火。米依忍不住加入了谈话：

“亲爱的，别说了，一个婊子罢了！观众会把她轰下台的。斯特涅，我的老弟，你知道我老婆在化妆间里等着你呐。”

他想拉走斯特涅，后者却不肯离开波尔德那夫。在他们前面，观众排成长龙，检票处挤得水泄不通，嘈声聒耳，其中夹杂着“娜娜”这两个清脆响亮的字眼。站在海报前面的男人，朗声拼读她的名字；凡经过海报的男人也都瞟它一眼，用疑问的口气念叨它。女人们神情困惑，含着笑，不安地轻轻重复她的名字。没有一个人认识娜娜，她是从哪儿掉下来的呢？四处流传着有关她的绯闻和笑话。这字听起来温馨，亲切，顺口，令人愉快。一股好奇的狂热推动人群，这种巴黎式的好奇，其猛烈的程度等同于热病的发作。人们都想看娜娜的尊容。一个女人被挤掉裙子的饰带，一个男人挤掉了帽子。

“咳，你们提的问题太多了！”波尔德那夫喊道，他被二十多个人围着问这问那，“你们一会儿就会见到她的，我要走了，她们还等着我呢。”

他溜走了。眼见煽起了观众的好奇，他暗自得意。米依耸了耸肩，提醒斯特涅，说萝丝正在等他去看她在第一场所穿的服装呢。

“瞧，露茜来了，正下车哩。”埃克托尔对福什里说。

露茜·斯特华果真来了。这妇人丑陋，矮小，四十岁左右，脖子太长，面孔瘦削憔悴，厚嘴唇。但她气质高雅，举止活泼，颇具魅力。她领来卡萝莉娜·埃凯和她的母亲。卡萝莉娜是个冷美人，她的母亲则神气十足，笨手笨脚行动迟钝。

露茜对福什里说：“你和我们一道坐吧，我给你留了座位。”

“啊！不必了！什么也看不到，何必呢！”他说，“我有一张座椅票，我宁愿坐正厅前座。”

露茜很是不悦。难道他不敢与她公开露面？她抑住怒气，转了话题：

“为什么你不告诉我你认识娜娜呢？”

“娜娜？我从未见过她。”

“真的吗？可有人向我发誓，说你同她睡过觉。”

站在他们前面的米依，把一根手指竖在唇上，向他们示意，叫他们住口。露茜问他何故，他指指走过去的小伙子，低声说：“他是娜娜的情夫。”

大家望着那青年。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福什里认得他。他叫做达格内，曾经为女人挥霍了三十万法郎，如今在交易所做点小投机买卖，也还是为了弄点钱给女人送花束，或者请吃饭。露茜觉得他的眼睛很美。

“啊！布朗斯来了！”她嚷道，“就是她告诉我你和娜娜睡过觉的。”

布朗斯·德·西维里是个金发的胖姑娘，胖嘟嘟的脸蛋颇有几分姿色。她身旁伴着一个纤瘦，衣着讲究，文质彬彬的男人。

福什里悄声告诉埃克托尔：“他是格兹维埃·德·旺德夫尔伯爵。”

伯爵与记者福什里握手，布朗斯却与露茜热烈地议论起来。她们一个穿着蓝色，一个玫瑰红，那两条镶边饰的裙袍挡了道，她们屡屡提及娜娜的名字，尖嗓子引起旁人的注意，听她们谈娜娜一些什么。

伯爵带着布朗斯走了。现在，“娜娜”的呼声在前厅的四面回

响，声浪迭起，由于久等而更加迫切。怎么还不开场？男人们掏出表来，迟到的观众，不等车子停稳就跳了下来。三五成群的观众离开人行道往里面拥。在煤气排灯照耀的空地上，过路的人都伸长脖子往剧院窥视了才走。一个野小子吹着口哨走过来，站在门口的海报前面，用嘶哑的声音喊：“嗨！娜娜！”说完，趑趄着脚步，拖着他那双破靴子，摇摇晃晃地走了。观众哄然大笑，衣冠楚楚的绅士们也一遍又一遍地呼着：“娜娜！嗨！娜娜！”人群拥挤着，检票处有人争执。在观众里散播开来的愚蠢可笑的疯狂，兽性发作，引发他们呼叫着娜娜，因而这一片声浪也就越来越高高了。

开场的铃声在轰轰然的声浪中响起。“铃已经响了！铃已经响了！”喧哗声直达外面的大马路，于是你推我拥抢先挤进去，检票处增加了职员。米依满脸焦急，终于拉走斯特涅，他还没有去看萝丝的试装呢。第一次铃响，埃克托尔拉着福什里，挤出一条路，生怕错过开场戏。这一阵拥挤惹恼了露茜·斯特华，这些人多么粗野，竟推搡妇女！她和卡萝莉娜母女留在最后。现在前厅已经空无一人，马路上，车轮声依然不断。

在剧场里，福什里和埃克托尔站在他们的座椅前面，又在四处张望。此刻，场内灯火辉煌。大水晶吊灯里的火苗窜得老高，放射出黄色和玫瑰色的光芒，从拱穹上面折射回池座，有如洒下一片雾样光辉。座椅上的石榴红丝绒闪闪发亮。金色大厅更显辉煌，而天花板浓艳的色彩下那嫩绿色的装饰多少柔和了它迫人的光芒。舞台上的脚灯突然放出一排强光，猩红的帷幕如同着了火，华贵厚实的帷幕具有神话中宫殿般的富丽堂皇，与寒伧粗陋的布景形成鲜明的对比。布景的裂缝露出了镀金掩盖的灰泥。场子已经暖烘烘的，乐队在乐谱架前调校弦索。笛子轻悠的颤音，号角窒息般的呜咽，小提琴悦耳的低吟，飘扬在越来越响的嘈杂声中。观众们闲谈着，推拥着，争抢座位；过道拥挤不堪，每扇门艰难地涌进一股滔滔的人流。人们彼此打着招呼，摩肩擦背；戴帽穿裙的女士，穿黑色燕尾服或长上衣的男士，一队队鱼贯而进，一排排的座位终于坐满了。这里露一角缟衣素裳，那里见云髻低垂，钗影泛彩，俏脸半

露；这个包厢里呈现了女人白缎般的裸肩，那边包厢里太太在悠然扇扇，眼睛瞟着人流；年青的先生站在正厅前座里，背心敞开，上衣钮扣孔插着一朵梔子花，用戴了手套的手指举起观剧用的望远镜端详着。

这时候，福什里表兄弟俩忙于找熟悉的脸孔。米依和斯特涅并肩坐在楼下包厢里，胳膊靠着蒙上丝绒的栏杆。布朗斯·德·西维里似乎独占了楼下的一个边包厢。埃克托尔特别关注达格内。达格内坐的是正厅前座，在他的前两排。达格内紧挨着的是一个约十七岁的小青年，很像是一个逃学的中学生，大睁着一双小天使般的俊目。福什里看见了他，微微一笑。

“二楼楼厅的那位太太是谁？”埃克托尔突然问道，“就是身旁有个蓝衣少女的那个。”

他指的是一位胖妇人，她胸衣紧束，从前的金发已变得有点发白染了黄色，圆脸上涂了胭脂，额前垂着儿童般的留海，把胖脸衬得如肿了似的。

“她叫嘉嘉。”福什里简短地回答。这个名字似乎引起表弟的惊愕，他又补充道：

“你不晓得嘉嘉？……路易·菲力浦统治的最初几年，她可是个风云人物呢。到现在，无论到哪里她都要把女儿拉在身边了。”

埃克托尔却没瞧少女一眼，倒是嘉嘉的样子令他动心。他盯住她看，他觉得她丰韵犹存，只是不敢说出来。

这时，乐队指挥把弓子一举，乐队便奏起序曲来。观众仍继续进场，纷乱喧哗有增无减。这一群观众是特意来观看首场演出的，还是原先的那一批人，没人知道。熟人相遇便微笑着聚拢在一起，帽子也不用脱，态度随便，互致问候。巴黎的人物全到了，文学界、金融界、娱乐界，也有许多的记者，还有几位作家，交易所的投机家，而交际花之类的女人，也比正经妇女多。这是特殊组合的群体，秉承了各种天才，却又为恶习所污染，脸上呈现同样的疲乏和狂热。

由于表弟的发问，福什里就把专门留给报馆和俱乐部的几个

包厢指给他看，又把戏剧批评家的名字一一告诉他。其中一个瘦子，神情冷峻，嘴唇薄而犷恶；他特别指出另外一个胖子，面孔和善，正倚在他邻座一个年青姑娘的肩上，用父爱的眼神注视着她。

他的话尚未说完便住了口，因为他看见埃克托尔向着对面包厢里的几个人打招呼。他愕然了。

“怎么！你认识米法·德·布维尔伯爵？”

“是的，我们是老相识了。”埃克托尔回答，“米法家有一处产业与我们家的产业毗邻，我常常到他们家去。伯爵与他的太太，岳丈德·舒阿尔侯爵坐在一起呢。”

看见表兄不胜惊愕的表情，他很得意。在虚荣心的驱使下，他谈得更详细了：侯爵是政府的咨议员，伯爵最近被任命为皇后的侍从长官。福什里拿起望远镜向着伯爵夫人望去，只见她肌肤丰满洁白，棕包头发，眼睛黑而且美。

“幕间休息的时候，你给我引见引见，”福什里说，“我见过伯爵，但我很想参加他们家里每礼拜二的招待会。”

“嘘！嘘！”的喊叫声从最高几层的楼座发出。序曲已经开始了，还有观众在入场，迟到的人使得整排的观众不得不站起来让他过去，包厢的门砰嘭的响着，甬道上有人大声的争执，交谈声不绝于耳，有如日暮归巢的麻雀的喧闹。场内乱纷纷地，脑袋乱晃，手臂乱挥，坐下的想法子坐得舒服一点，一些人站在那儿东张西望。“坐下！坐下！”的呼喊从昏暗的正厅后排爆发出来。全体观众情绪激动，大家总算即将一睹大名鼎鼎的娜娜了，巴黎为她颠倒了一个礼拜了。

说话的嗡嗡声逐渐低下来，轻下来，偶尔有几声含糊的声音。就在窃窃低语开始平息悄悄的叹息消逝之时，明快活泼的乐音突然从乐池奏响，奏的是华尔兹曲，节奏荡冶夹着戏谑，观众听来如被搔到痒处，微笑起来。坐在前几排由剧院雇来捧场的人，使劲地鼓掌。幕开了。

“你看！”没停过嘴的埃克托尔说，“有个男的和露茜坐在一起呢。”他盯着二楼右侧的边包厢，卡萝莉娜和露茜坐在前面，后边还

可以望得见卡萝莉娜的母亲那张威严的脸，和一个高个儿男子的侧脸，满头美丽的金发，一身毫无瑕疵的衣裳。

“你一定要看一看，”埃克托尔再三催促表哥，“那里坐着一个男的。”

福什里这才把望远镜移向右包厢，马上又转过头来：“哦，是拉博德特。”他低声说，毫不介意的样子，大家对于这个男人的出现都认为是理所当然，不足挂齿似的。

观众从他们的身后吆喝：“不要说话！”他们只得停止谈话。现在，整座大厅静止不动。从乐池到楼座，那一大片人头，从下往上排到最高处，像一道斜坡，都把身子挺直注视着台上。《金发维纳斯》的第一幕是古希腊神话里的故事，发生在奥林匹斯山。场上出现用纸板画就的奥林匹斯山，山后画着云彩，右边摆着众神之主朱庇特的宝座。最先出场的是虹神伊利斯和司酒神加尼梅德，他们在一群侍从的帮助下，一面合唱一面布置诸神会议的座椅。捧场的那班人又突兀地喝起彩来，观众还有点儿茫然，就等着往下看。埃克托尔已经给克拉莉丝·贝尼鼓掌了，她是经理波尔德那夫的“小娘们”之一，扮演虹神伊利斯，穿着淡蓝色衣服，一条七色的宽大披巾系在腰间。

“你知道，她把衬衣脱了才系这带子的呢。”埃克托尔对福什里说，声音大得四周的人都听得见，“今早我们看着她试装，要不，胳膊下面和背脊就看见衬衫了。”

观众席上轻微骚动。萝丝·米依上场，她饰演月神狄安娜。她没有角色所需要的窈窕身材，也没有角色的花容月貌，又黑又瘦，倒像丑陋的巴黎野小子，可是，她看来却有点魅力，有点迷人，仿佛这才足以给她所扮的角色一个嘲弄。她一上场，唱的曲调和歌词离奇得几乎让人喷饭。唱词全是抱怨战神马克斯移情别恋，追求爱神维纳斯，她唱得颇为传神，有不少轻佻的暗示，使观众的心如有热流穿过。她的丈夫和斯特涅并肩坐在那里，嘻嘻地发笑。观众喜爱的男演员普律利埃尔扮演的将军出场了，全场观众哈哈大笑，因为他扮演的同狂欢节里出现的滑稽的战神那样相似，头上插

一根大羽毛，拖一把长至肩的剑。他对月神狄安娜厌倦了，嫌她太嚣张。于是月神发誓要监视他，要报仇。他们的二重唱以滑稽可笑的蒂罗尔山歌调作为结束。普律利埃尔唱得特别精彩，他的歌声像被惹恼的大雄猫的吼叫。他既然是走运的青年男主角，不免有些可笑的自负，这会儿他挺神气地转动眼珠向台下溜来溜去，惹得包厢里的女士们尖声笑起来。

接着的几场戏沉闷乏味，观众冷静下来。直至老演员博斯克饰演的笨蛋朱庇特头顶硕大的王冠上场，与天后朱诺为了厨娘报的账目发生争执，观众才快活了一阵。可是一连串天神的出场：海神、地狱神、智慧女神和其他神几乎把剧场效果全破坏了。大家有点不耐烦了，嘈杂的低语逐渐提高，都在场子里东张西望起来。露茜向拉博德特嫣然含笑；德·旺德夫尔伯爵从布朗斯肥大的肩膀后伸出脖子；福什里眼角偷窥米法夫妇；伯爵神色凛然，似乎不谙剧中所指何事，伯爵夫人似笑非笑，眼神迷茫，若有所思。

在不妙的气氛里，雇来捧场的人突然大鼓其掌，而且极有规律，就如一队士兵放的排枪，大家都转过头来向台上望，娜娜该出场了吧？这个娜娜真叫人好等。

司酒童和虹神引来一队凡人，他们是有身分的财主，被妻子欺骗的丈夫，他们向万神之主控告爱神维纳斯，说她煽动他们的妻子的欲火而至偷汉。他们的合唱声调悱恻而天真，时而静默，静默中满含不打自招的意味，十分可笑。场内传开了一句戏谑：“这是王八大合唱呢，王八大合唱。”观众觉得这话说得妙，大喊再来一次。合唱队员头脸可笑，观众觉得王八的称谓倒很恰切，尤其是其中一个胖子，脸圆团团的如天上的大月亮。这时，火神怒气冲天闯进来，他来寻找溜走三天的妻子。合唱队向着这个王八们的神祇，重新申诉他们的怨愤。火神这个角色由方唐扮演，他是颇有演丑角才能的滑稽演员，且有创造性。饰演的火神像乡村的铁匠，头套火红的假发，走路一瘸一拐的，光着的臂膀上刺着被箭射中的几颗红心。一个女观众失声高叫：“啊唷！他真丑！”女士们不禁笑了，都拍起掌来。